



姐姐

路遥 等/著

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
陕西省作家协会 编

姐 姐(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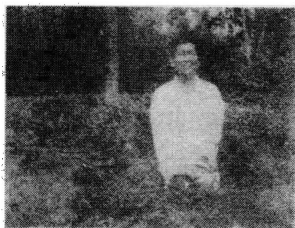
路 遥/等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目 录

长安酒家	张沼清(1)
新房子的故事	王绳武(11)
牧场雪莲花	权宽浮(24)
惠 嫂	王宗元(35)
彼 岸	白描(50)
焉支山	王观胜(63)
孩子啊,孩子	毛箭(75)
鬼窑纪事	李凤杰(88)
六月的田野	峭石(101)
数学权威和他的宝贝儿子	徐宁(122)
银秀嫂	王蓬(133)
初一到十五	王戈(148)
老色鬼	王晓新(159)
蓝鱼儿	杨争光(172)
秦中吟	蒋金彦(182)
漆 彩	程海(201)
贗 品	周矢(224)
菜子坪手记	叶广苓(242)
悔犬·醒牛	王宝成(251)
女御史王	吉呈(265)
陷车纪事	李康美(281)
我的大地	牧笛(295)

青青的竹	韩起(307)
请和我同行	子心(325)
幸存者	文兰(347)
天 马	张虹(361)
阴 影	竹子(375)
烟	冯积岐(387)
白天鹅	王润华(405)
一个没出太阳的晌午	黄建国(417)
跨越世纪的悲哀——七天与一个世纪	郑贞(433)
后 记	(446)



张 沼 清

Zhāng zhǎo qīng

长 安 酒 家

【作者简介】张沼清，陕西韩城人（1930—1991）。廿几岁经戈壁舟推荐到《延河》，1960年发表处女作《长安酒家》，受到老舍先生好评。一生在编辑岗位，甘作绿叶扶红花。曾发表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20余篇，脚踏名利似尘土，顾不得年华易逝；清贫淡雅，乐在其中！

我们家住的这道大街，是个热闹地方。北头靠火车站，南边通市中心，买东西很方便。这礼拜天一早，妈妈就忙着给我熬江豆稀饭煮红苕。饭快好时，她提着菜盒出去了。不一会，笑喀喀地回来。我打开菜盒一看，是几样上等小菜。有薰鱼、辣子鸡丁、八宝花生豆，还有很馋人眼的烧排骨。香气直往鼻子

钻。我有些心奇，心想：“妈妈的手变大了。”她没理会我，兴致很浓地催着我说：“吃吧！这是长安酒家的。门对门住了几十年，吃它的菜，这可还是头一回哩！”

我拿起筷子，夹了块排骨一吃，真是香极了。正要再下筷子，忽听得外面谁嘻嘻嘻笑着来了。等我看时，姐姐已像风扇一样到了跟前，真凑巧，我们一家团聚了，房子里一下热闹起来。

我们这3口人，团聚可不太容易。妈妈的妇女食堂是换着歇班，说不定在哪一天；我们学校是照常礼拜；姐姐的三八食堂是礼拜一休息，今天为啥她也来了，我说不上。

姐姐穿一身黑，头发剪得齐到耳根，红扑扑的脸上，露着喜色，她进门叫了一声妈，就嚷着说：“哟！妈刚开支啦，给你黑蛋买这么多好菜。”说着，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排骨就吃，一边吃，一边还慢慢品着味儿。吃了半截，她猛地说：“这是长安酒家的糖醋排骨么？”

妈妈笑着点了点头，我觉得奇怪，就问她：“你咋知道这是长安酒家的？”

姐姐瞅了我一眼，夸口道：“三八食堂的炉头，还能没这一点本事。打听一下，你姐可是长安酒家学出来的。”

妈妈禁不住笑了，撇着嘴说：“学了两天半，就哄开俺黑蛋啦。”

姐姐没有辩嘴，放了筷子，猛地变得正经起来，她说：“妈，我调动工作啦。”

我和妈不由得一下都愣住了，急忙问她：“调到哪里？”

姐姐认真地说：“长安酒家。”

妈妈一听，心又松下来了，她没在乎地说：“你妮子，嘴里就没正经话。”

姐姐红着脸说：“看你，明天我就去呀，要不，今天又不歇班，我还能出来。”

从姐姐的臉色上，我和妈妈都看出来她的話是真的。这时，我高兴得把眼睛朝大街的对过看去，只见太阳照着那天蓝色、油漆过的7间大门面，玻璃橱窗里，盛小菜的瓷盘排得满满的，顾客进进出出不断头，食堂的门额上，横着“长安酒家”四个鲜红的大字。妈妈眯着眼呆看了一会，又高兴又担心地问姐姐：“分给你啥活？”

姐姐神色有点不安地说：“还不知道哩，去那么大的馆子，我心里真有些怯场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时我真高兴得坐不住了，很想几步跑过街去，看看长安酒家里头到底是什么样。我看了看妈妈，又看了看姐姐，只见她们俩都是满心欢喜，我正想说话，忽然妈妈笑脸对姐姐说：“这就叫山不转路转哩，寻不见的碰见哩，你妮子算是遇好啦。”姐姐听了也不由得笑了一下，可我不懂妈的话是什么意思，想问她，妈妈着急地催着我说：“快吃吧黑蛋，完了帮你姐收拾东西去。”我想姐姐自小把我带大，我还不如趁收拾东西时问她，让我也知道那些应当懂得的事情。

10月的太阳真惹人爱，晒在身上暖烘烘的。到三八食堂也不过半条街，但已赶的我身上出汗啦。我见姐姐挺高兴的，她住的楼上也没有外人，就问她妈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，姐姐笑着说：“那是说我哩。”我问她：“说你啥哩？”她说：“小娃家，问那做什么？”她越不说，我越想问，我说：“都18啦，老把我当小娃。”姐姐见我脸沉下了，赶紧说：“那你就听着，回去可不要再问妈。妈不爱人说这事情。”

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姐姐身靠住窗口，眼看着外面那热闹的大街，她慢慢地说：

“也是这穿棉袄的季节，我和妈来西安的头一夜，就是在长安酒家门口歇的。那年老家遭了大水，爹顾了救妈和我，自己没挣脱，让水冲走了。水过去，妈拖着我去逃荒，要了3天饭，才出了河南，到陕西的潼关，又遇着拦路打劫的，把妈脱的只留下一件单衫子。饿着肚子等了一天火车，爬车时又把我挤的只剩下一只鞋。到西安，我的腿和手都木啦，又冷又饿，恨不得把石头块填到肚子里。那时，这条街又土又不平，晚上也不亮，妈拖着我去一步一步挪，到长安酒家那地方，见里面是卖吃的，我再也不想走啦。妈身子不空，正怀着你，腿一软，也坐到了地上。我见那玻璃橱窗里放着各样肉，不由得脚向前趔了趔，可不敢进去。不一会，有个胖男人从里边走过来，端着个碟碟，里面有几块排骨。他盯了我好几眼，把门开了个缝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拿着，快走开，半夜啦还出来，一天要饭的就不断头。”我回了一眼，清清楚楚记得他满脸串脸胡子。唉！拿起那几块排骨，妈把我拉着贴住她的怀，我只听得她一口一口地出长气。

“夜真长呀，冻的总睡不老实。天快明时，妈拆开我的裤腿，从袜筒里取出大舅给咱的信皮。靠大舅的拉车人熟，才帮妈在长安酒家对门弄了一小块地皮，搭了个草棚，咱的家就算安下来了。日子不好过，又添了你，我整天出去跑。捡煤渣，拾破烂。可年纪大一些，妈又得为我操一番心了。18岁那年，妈就托人把我嫁出去啦，婚后，想出去做点活，你姐夫不许，说外头坏人多。可他一有气就往我身上出。纱厂扣薪啦，回来给我吊脸，东西涨价啦，回来寻我的错。吃好吃坏我没说的，要当出气布袋，我可不成，为这两人常打架，闹的最厉害的一回还是为吃长安酒家的排骨。那是临解放前一年，我怀了喜，一天馋的什么也不想吃，偏偏却想起那年夜里吃长安酒家那排骨的味道。虽然结婚好几年啦，我知道日子艰难，没闲花过一个钱，

这回我也没向他开口，还是妈，给我送来了几块排骨。可也怪，一吃，满不是原先想的那个味。我心里烦，剩下几块也没顾得收拾就放在桌子上。你姐夫回来本来就不高兴，一见排骨沉着脸说：‘还嫌不好过，搜着寻着拣好的吃。’我那时气量也窄，心想没为吃嘴向你耍过一个两个，说这话是欺侮谁哩，就顶了他一句说：‘吃也没吃你的。’他瞪着眼问我：‘不吃我吃野人哩？’见他不讲理，我也火了，就说：‘你也管的太宽啦。’没防备他一把把我推到床上说：‘要打也由我哩。你再嘴硬。’我起来还了他一把，当下两个人就打开了，人一动火，手下去就没有轻重。两个人都伤啦。他生一肚子气出去了，我一个人坐下来也越想越冤枉：生了个女人就任人指拨，自己有的是力气，何苦受这气，可仔细一想，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把天撞个窟窿飞出去，第二天，我就小产啦。

“一解放，我心里的火一下点着啦，见隔壁的姑娘考工厂，我也想考工厂，可没有文化，上学吧，廿岁啦。想去食堂，他不愿意，看不起那工作。我一见人家那女工作员，整天高高兴兴，心里真羡慕的厉害，再说外面的阵势也真叫人不能安宁，街道办事处布置工作，居民委员会叫开会，我一出去就觉得天地广的很哩，真像插上翅膀一样。这时候我就觉出来妇女参加工作才是正路，人家都开火车开汽车哩，我没那大本事可不会做点小事。再一想起你姐夫，我实在够啦，一个钱的事都得过他的手，好像我是个浪子，一句话，眼里没我。我没给他说过，可心里早想好了，总有一天，我非干个事不可。为这我一有空就跑办事处，和妈商量了好几回，托的人也不少，可就是找不下个合适的长远活干。

“去年一大跃进，这下好啦。8月市委号召以女代男，让家庭妇女参加服务业，我和妈一起报了名。

“我们三八食堂是市上第一个女食堂，主任有本事，人气好，又是党员，领着我们这一伙心可齐哩。起初商业局怕不习惯，让我们只卖普通饭，可主任心强的很，想带菜。大家一商量都觉得应当做个样子。当下我就报名说我学炒菜，主任高兴的说：‘那好。’没想到第二天，商业局就决定派我到长安酒家去学习。你想，那是市上出名的国营大菜馆，我啥也不会怎么学法。我胆怯不想去，主任向我说：‘哎，没看出高梅妮你还是个草包，你是代表咱们食堂，要给妇女做样子哩，怕什么？我送你去。’长安酒家那气魄可就是不小，一进去，就有好几十个男人盯着我，我才没管他，到了炉子跟前，见炒菜师傅是个胖老汉，正忙着给锅里下调料，等他转过脸时，我浑身一下热啦，怎么他满脸胡子？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一想，他就是那年夜里给我吃剩骨头的男人么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十几年了，他显得老多了，可我心里总有一股子闷气，忘不了那难看的脸色。我真想给他说几句什么，可一时什么也说不出。

“这回，我才知道他姓黄，是长安酒家的大师傅，遇上他，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味道。可他对我却和和气气，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啦。当下，他就抽出身子，教我切玉兰片。这天我心里老记着自己是三八食堂派来的，不能松劲，从早到晚都没歇一会，也没多想别的，晚上走时，黄师傅对我像老相识一样，笑着说：‘你们妇女真行，有股牛劲，明天就上红案学配菜，只有一个月要学几百菜，上红案不能太长了，炒菜最难拿的是口味，咱们把端锅的时间放长一些。’他这一说，我心里一下舒坦了。

“学了 20 多天，炸呀，烩呀，余呀，炒呀都学了不少，可一到烧排骨，怎么也烧不好。这菜是难烧，可也有一样，一烧这菜我就由不得想起先前那两回吃排骨的心情。想起那不是人过的生活，禁不住要心酸落泪。黄师傅不知道我的心事，站在

一边老发急，不是问我乏了，就是劝我歇一会，当着那么多人，我该给他说什么呢？菜没烧好，下了班回到三八食堂我又加夜班烧。烧了三回，头一回糖放多了，第二回烧出来酸的像醋，第三回烧出来又咸的不能吃，颜色也黑不溜溜。想起师傅烧的那又黄又酥，我心想我是和腓骨就有这么断不了的缘分。第二天去又烧，还是不行。黄师傅就说：‘不急，慢慢来，你要记住，糖醋腓骨头味甜，细吃有点酸，吃完，后味有点咸，哪一味过度了都不好，不敢夸口，咱这里烧出的是市上头一家。你烧不好，要紧的是你没有好好尝过，没有品过这菜的味道，自己没准。你怕没吃过咱长安酒家的糖醋腓骨吧？’师傅一句话问得我浑身发热，我心想，吃是吃过两回，可那是什么心情嘛。总有一天，我非美美尝它一顿不可。

“发工资的那天，我们食堂真像过喜事一样热闹，这个说给她妈扯一件衣服，那个说给孩子买帽子，有的给自个儿买雨鞋，有的买算盘、铅笔。我把主任和几个姐妹叫出去，一连跑了两条街，专门买了好几家的烧腓骨，回来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，一家一家的吃，慢慢品着，觉得都不够味，末了吃到长安酒家，就是分外香，头味甜，细吃有点酸，吃完才觉出来后味有点咸。这时，我猛地想起了你姐夫，就挑了几块，用莲叶衬着拿手帕包好。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吃毕了，可总觉得我为学炒菜花好几块钱手有点大了。她们怎么能知道我的心哩？有谁明白，我那不是尝菜的香味，我是头一回尝着真正在世上活成一个人是什么味道呀！

“刚吃完，你姐夫到食堂来了。姐妹们都亲热地招呼说：‘哎呀，没赶上，梅妮刚请完我们的客。’他一见我和桌子上的腓骨，脸一沉。像在家里一样嘟哝我浪费，说才挣钱就乱花，嫌没交给他。主任看不过眼就说了他几句，他不服，姐妹们都围

上来啦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也没人重说他，人家都是夸各人的男人怎么怎么好，说的他低着头回去了。看着他的背身，我一下心里猛地酸了。晚上，我提着手帕回去，他见了我只是盯了一眼，就从身上掏出五 50 块钱说：‘给，这是我从存折上取下的，要什么你买去’我一时摸不着他的话意，就说：‘我啥也不需用。’他说：‘不行，你总得买点什么，我就不服这口气，非让三八食堂那些妇女看看，看我到底对你好不好。’见他赌气的样子，我把钱放到桌子上，解开手帕，取出那几块腓骨，递给他，说：‘这是给你的。’他手没有动，脸色猛地刷白，盯了我一眼，把头转到一边。

“院子里的人都睡了。房子里也没有一点声音，只听得他不均匀的出气声。这时，我真有满肚子话要给他，我把腓骨给他往跟前挪了挪，慢慢给他说：‘吃吧！十几年啦，你吃我买的东西，这还是头一次哩。今天在食堂大家说你时，我心里也实在不好受，说来都怪过去那生活，我性子也不好，气量窄，不会体贴你。两个人像隔了一层纸，如今什么也不用操心啦，往后你把家给咱管上，我把心全用到食堂的工作上，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遇事还是多提醒点，下了班，你想吃什么了，就到食堂来……’我把要说的话都给他说了，十几年啦，还没有这么叙过家常，他盯着桌子上那腓骨，想说什么，可嘴唇动了动又不言语了，只是低着声音说：‘两个人的家也没有什么管的，这折子上你不知道，有我存的 300 块钱，往后就放在箱子里，钥匙一人拿上一把。’从这以后，我们再没有高声吵过，工作也忙，人的气量也越来越宽了，整天为工作还忙不过来哩，谁还为那些家务事淘神。”

姐姐不说话了，可我的心里一下亮堂了。我这时候才觉得自己真的还是个小娃呢！什么也不懂得。想起妈妈自参加食堂

以后，不是满天星星起，就是半夜才回来，她人老了，可一点也不知道乏，还说妇女食堂就是她的家，那些年轻妇女都是她的女儿，要不是我牵着她的心，她真不回来哩。说到姐姐，我知道的就更少了。她的干劲才大哩！真是，做儿子的，做弟弟的，连自己的妈妈和姐姐也不理解，可见我们生活变化得是多么快，又多么深啊！

姐姐起身收拾床头的衣服，一边又给我说：“刚一年，又要走啦，心里实在有点不舍，你知道这里已经是我的家啦。一会我想去长安酒家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工作，一决定，人心就定啦。”

我帮她整顿箱子，箱子里的小人书足有七八十本，写字的本子也有厚厚的一叠，字写的不太好，但笔画挺实在。

收拾完，我们就去长安酒家，姐姐走在前头，见人就打招呼。进了经理室，有个胖老汉，坐在那里，一看脸上的申脸胡，我知道他就是黄师傅。他见了姐姐亲热地说：

“等你把人等都急啦。”

姐姐笑着说：“急什么哩，跟你当助手，明天才开头哩。”

黄师傅摇着头说：“没那么轻松，你一来我就走。往后，你和陈师傅一人顶一班。”

姐姐愣了一下，担心说：“哪还能成？”

黄师傅开玩笑说：“不成？那好。车站上刚盖了个7层大楼的和平饭店，我还发愁干不了呢，要不，你就替我去吧！”

姐姐心里虽说不安，但脸上仍能看出来是满高兴的，她小声说：“这担子可是不轻。”

黄师傅反问姐姐道：“谁说轻呢？昨天我也是不想去。可商业局说；‘黄师傅！你担着一百斤担子的时候，就要想着还有二百斤的在迎着你。这样才能赶上我们建设的需要，要不，我们的事业怎么发展呢。’，我一想，是这么回事。提起你，商业局也

是一样的话，说参加建设这是每个人的道路，妇女也应该担起足够重的担子。”

姐姐眼朝食堂四边看了看，对黄师傅说：“那你给我再交代交代吧，我还不太摸呢。”

他俩去了，我出了大门，回过头，不由得又看了看那天蓝色的7间大门面，不知怎的，我觉得“长安酒家”那四个大字，比过去什么时候都红都鲜，要过马路时，我看见妈妈笑嘻嘻地也过来了，她说：“你先回去，让妈看看你姐姐工作的这个新地方是个啥样。”

太阳正当头照着，满街都是暖洋洋的。



王 绳 武

Wáng shéng wǔ

新房子的故事

【作者简介】王绳武，笔名王生五，1926年生，陕西绥德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《延河》副主编，陕西作协秘书长。和别人合写过剧本《巧取玉皇顶》、《一件皮袄》、《白杨寨的早晨》等。小说、散文有《一段新愁》、《墙上挂着花衣服》、《新喜》、《新的起点》、《花儿妈》、《情思漫漫》等。

我经常到农村去工作，这次住了这样的—个房子，窗子是仿照城里的样子做下的，是两扇装有玻璃、可以打开的大格子，里边还挂着两块粉红色的薄绸子。房子里边一股新鲜的泥土味，可见房子盖起不多久。

房里炕的正面墙上，挂着一张画。画的是：一对新婚夫妇，

男的扛着犁，女的拉着牛，下地去生产，人们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。画的右下角，插着一张4寸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推着脚踏车的年轻小伙子。他的头发梳的光溜溜的，上身穿着一件绒衣，下身是一条西式裤子，脚上穿着一双球鞋。

这人是干什么的呢？从他的打扮上叫人很难猜测。

“老太太，这是你的……？”我指着照片，问我的房东。

“是我儿子。”

“他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是咱社的饲养员。”老太太笑着说。

“饲养员？”我有点不大相信。我又看着照片。

老太太看出我的心意了。

“我的春明和那会不一样了，现在还是咱社的模范呢！”和所有的母亲一样，老太太说到“模范”时，脸上露出了那种母亲特有的、为自己的儿子而骄傲的微笑。

这时门里进来一个小伙子，长的和像片上的青年差不多，只是穿着一身普通青年农民的衣服，头发也没有照片上那么整齐。

“这是你的弟弟？”我指着照片问他。

“那就是我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唉，这个像片照的不好！”他从墙上把相片取了下来，装在他的衣袋里。

以后，我经常到春明的饲养室去，不久，我们的关系就搞得很快。关于他的事情，他全给我说了。

我妈生过7个孩子，就活了我一个。我从小到大，一直由着我的性子，没受过一点夹制。在父母面前，我说什么，就算什么，我要什么，就给什么。我爹我妈，把我当宝贝一样看待。

我岁数也大了，家里的事就全由着我了。我这个人怪的很！

心里谋上个什么,就像鬼迷住心一样,不管对不对,就要干到底。唉,……这是过去的事了,我也不怕你笑话。

这事情说起话长,咱们就“扯南瓜蔓”吧。

旧社会咱家光景不大好,没说下个女人,去年我24岁了,还是个光棍,心里总觉得少个什么?有吃有穿了,还少个什么呢?少个对象。我日谋夜算想找个对象。

在这件事情上,我的两个老人,比我还着急。他们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,他们现在不愁吃、不愁穿,就愁没个儿媳妇!我妈常在我面前叽咕:“哪怕咱卖房卖地,只要能给你娶个媳妇,那我死了也甘心啦!”

我早就瞅准咱村上的刘桂霞了。你认识桂霞吗?她住在前村。个子大大的,稍微有点胖,脸黑红黑红的,两只水灵灵的眼睛周围是可长可长的睫毛。村里年轻人,背地里把她叫“毛眼眼”。我不说了,你大概认识她。这人,只要你看见过一次,弥就能一辈子记住她。

我和桂霞,过去就在一个互助组,我们常在一起开会、学习、生产。每逢遇在一起,我总爱偷着看她,后来我发现她也偷着看我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在一起讨论生产计划。我不由得又偷着看她,正巧她也在偷着看我,我们两个的眼光碰在一起了;她对我含情地一笑就羞得低下了头,长睫毛,遮住了她的眼光。她用两只手搓弄着辫梢子,好像要数头发。

从那次以后,我想:“这下有门了!”可又一想:“别的打在后,就凭我住的那两间睡下觉数星星的烂房子,人家谁还愿意跟我来呢!”

我左思右想,打了个主意:“要找对象,先盖新房。”

盖房,可不容易呀!要木料、要砖瓦。我家在信贷社只存了95万元(旧币),这是咱家这几年卖余粮和棉花积攒下的。除